

六月节

□张功基

在我的老家一带,父老乡亲嘴里所说的“六月节”,指的是农历六月初六。“六月六,看谷秀(抽穗),揭开包子一包肉”,这是最典型的一句俗语。意思是六月六这天晌午家家户户都要吃一顿肉包子。这是辈辈相传的乡风习俗,吃的是一种心情,一种韵致,因而被绿色浸染的农家小院,日子便越发显得鲜活生动,有滋有味。

六月六这天早晨,家家户户的女人便开始忙碌起来:发面、割肉、摘菜、择菜,人人像陀螺。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吵吵嚷嚷凑热闹,他们这是盼着能赶紧

吃上一顿香喷喷的肉包子呢。晌午时分,家家户户灶间的风匣“呱嗒呱嗒”地响,屋子里热气腾腾,待揭开锅盖,那喧乎乎、胀鼓鼓的大包子便展现在眼前,有韭菜馅的、芸豆馅的、菜豆馅的、西葫芦馅的,正是“家家户户吃包子,户户家馅不同”。包子的香味飘出门窗墙头,在大街小巷悠悠地弥漫,闻着都让人流口水哩。包子怎能不香呢?皮儿是才粉碎下来的新麦子,菜是从自家小菜园里摘回来的,肉是从集市新上架的肉堆里挑选的,真的是里外透着新鲜啊。吃

着香喷喷的肉包子,咀嚼着收获的甘美,看着谷禾喜人的长势,农家老少哪个不是心里美滋滋的?顿时间,疲劳没了,盼头有了,浑身上下仿佛每个骨节都“咯咯嘣嘣”地生长着力量呢。同样是“六月节”,如果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,“揭开包子一包肉”却是一句虚话或废话。那时过“六月节”吃的包子,皮儿基本上是乱杂面,有的人家索性是单一的地瓜面或高粱面,馅儿少有油腥,更难得见肉渣,仅仅解馋、填饱肚子而已,无非按照过节的规矩,算是

吃了一顿包子,就是这样的包子,大人孩子吃起来也像过年一样高兴无比。现今“六月节”吃包子与平日吃包子相一致,不同的是在馅儿上更加挑剔,其实这也是对传统节日的一种尊重,除了新鲜蔬菜以外,肉类则有猪肉、牛肉、驴肉、羊肉乃至海鲜,既注重营养口味又讲究绿色保健——抚今追昔,怎能不让人生出感慨!

“六月节”吃罢,几日骄阳,几场大雨,家乡便一头扎进了酷暑盛夏,碧绿连天的田野里,绿油油庄稼的清香味儿,就一天比一天地更浓了。

酷暑降至,小时候夏夜纳凉的情景又历历在目。

太阳偏西,村里升起了袅袅炊烟,奶奶把热粥和干粮端到院子里石桌上凉凉。酷暑的傍晚,天热得像蒸汽笼一样,大人孩子围在石桌旁匆匆忙忙吃饭,急于出去凉快。我是家里的独苗苗,爷爷格外疼爱,只要摆下饭碗,爷爷立马扛着用麦秸编的铺条,叫我拿着蒲扇和艾蒿拧的草绳快快向平塘走去。

平塘位于村南头,是上世纪50年代“新愚公”开挖的人工湖。一到夏天,大平塘山泉涌进,碧水浩瀚。塘的周边,远远近近,高低低都是绿树。置身于平塘岸边,受用清风,受用碧水,受用新鲜空气,心情惬意,像是超出了夏天,步入了一个奇妙理想的世界。

天黑不久,前来乘凉的人陆续来到平塘沿岸。他们将几张草席并在一起,边上点起了艾蒿绳子。爷爷带着我,自然和几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坐在一起,说《三国》,聊《水浒》,有时会为书中的情节争得面红耳赤。几个经常出门在外消息灵通的中年人,则愿讲些国家大事、庄稼收成等话题。不远处,聚集着一片“娘

平塘夏凉

□李庆余



子军”,那儿更是有说有笑,有哭有闹。一位老奶奶饶有兴趣地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,她指着天空说,明亮的牛郎织女星遥遥相对,织女的身后两颗暗淡的星是羁押她的天兵。平塘西岸的僻静处偶尔传来

扑通、扑通的声音,那是一帮年轻人跳到水里去游泳洗澡。我禁不住诱惑,向爷爷请求,没想到,欣然得到允许,这是前几年连想不敢想的事。我记得9岁以前,爷爷、奶奶是不允许我下坑的,除了每天的叮叮咛咛嘱咐外,还抓一

把锅底灰抹在我的屁股上,时常检查那黑道道在不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老人家放宽了“政策”,让我与同龄小伙伴学凫水。下水前,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尿浇手上,再抹到肚脐上,据说这样可以避免被水“激着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我慢慢学会了狗刨、大肚漂、踩水、扎猛子等,经爷爷检验,获取了“下水”证。游泳回来,我有点累了,躺在铺条上睡着了,夏夜的露水打湿了衣服和被单,暑气逐渐下降,多数人都说凉快透了,该回家了,可我仍然不动。爷爷只好让别人捎着东西,费力地背着我回家。

如今,城里车多人多楼房高,温度不断飙升,每到盛夏,酷热难挡,人们只好躲在家里依赖空调消暑纳凉。家里虽凉,却无法逃脱空调病的侵袭。唯有故乡美丽的夏夜和平塘的凉爽风韵,让我无限怀念与神往,在我的内心深处永存一片宁静与清凉。

瓜果飘香

□朱玉富

队部里的半截钢轨,把人们聚起来。会计一手抱账本,一手拿着算盘。大人、孩子,有的拿筐,有的拿袋子,有的用提篮挑,那时候的政策是“人占七,劳动三,加照顾”;人口多的分的就多,人口少的分的也少。忙活半天,当人们挑的挑,拿的拿,背的背,高高兴兴都走了,只剩下爹和那个“徐老瓜头”的时候,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平静。

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:瓜果梨枣,谁见了谁找。无论是谁,只要你不拿,不偷,只想吃瓜解渴,管够。吃法也很原始,拽把青草擦一擦,用巴掌一敲,掰开把瓢一甩,吃就是了。天热口渴,能吃上清香甜蜜的甜瓜,别提有多惬意了。看瓜人吃瓜,更是近水楼台。我带把小刀,把瓜皮削掉之后再吃,感觉已经很“奢侈”了。爹和那位徐姓老瓜把式的吃法比我更科学。他们在衣服兜里藏把小铁汤勺,看到好瓜,从中间掰开,用汤勺舀着吃。老人牙口不好,这招真高!

瓜地里吃瓜容易,做饭却比较难。水要到很远的山沟里去挑,米、油、盐要自己带,割下堰边的蒿草晒干就作烧柴。队长看我们做饭不易,偷偷告诉父亲,可以到下边的玉米地里掰青苞米回来吃。我原以为只能煮着吃,未曾想那位徐老瓜把式发明了更多的吃法。一个是做玉米羹,把青玉米粒用蒜臼捣烂、放进葱花、盐、花椒面,放油锅里煎着吃。另一种是带着皮蒸着吃。熬苞米粥也不错。农民有谚语“桃李人杏伤人,瓜果梨枣瘦煞人”可我跟父亲在瓜地里几个月下来,回到村里都说我胖了,可能就是吃玉米饼,喝玉米粥的原因吧。

父亲是种瓜的老把式,挑瓜的手艺一个字“绝”。不用闻,不用敲,一搭眼,一上手,就知道这瓜的孬好。现在每到瓜熟蒂落时节,母亲都要让父亲买点香瓜给亲戚送去,显显手艺。

多少年已经过去。我也由当年的“看瓜”少年变成了准意义上的“小老头儿”。但年年瓜香飘起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那段美好、甜蜜的回忆。岁月悠悠,改变的是时间,不变的是对甜瓜的那份怀旧情怀。醉人的瓜香,就像人生的一坂行曲,永远是那么温馨、清香,悠长,绵绵荡漾让人念念不忘……

□高考故事

生根与开花

刘旭东

最近,儿子就要去日本东京做他的二期博士后了。我浮想联翩,多少年来有关儿子的画面,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。

也许是生在农民家庭的缘故,儿子从小就吃苦耐劳,他甚至从来没有向大人要钱买过零食。酷暑天,他蹲在闷热的高粱地里拔草,连大人都有点受不了,儿子一干就是一天,热得小脸儿通红。收工时,他吃力地扛起一大捆青草,沿着田间小路歪歪斜斜地回了家。

那年高考,他以优异成绩进入一所全国的名牌大学。我送他去上学,从没坐火车远行过的他,一路上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。他走时脚上的布鞋是母亲亲手做的,行李卷中还掖着两双。入校那天,办完手续,我陪他在大学校园里转转,在一个花圃前,父子俩一起欣赏着缤纷的花朵。他突然联想起自家地里的棉花,自语道:“也不知这两天地里的棉铃虫又发生得怎样了?”

后来,儿子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,接着又上了本校的博士。当年“双节”期间,他既没有去旅游,也没有埋头于实验室,而是搭上京九列车,回到故乡——鲁西平原上一个只有二百来口人的村子,回家看看。

那天傍晚,我去车站接他,回来的路上,还没说几句话,儿



子就问:“爸爸,咱家的棉花开得怎么样了?”他知道家中种着8亩棉花。我说:“开得正稠,一片白茫茫!”“哦。”儿子微笑着点点头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和妻子轻轻起床,轻轻做饭,决定不喊醒孩子。谁知,饭刚刚做好,儿子就醒了。他说要和我们一起去地里摘棉花。我略一迟疑,看了看妻

子,说:“行,去吧!”

地里,那棉花开得正白,一朵朵恰似鹅蛋般开满一地,正需要赶快摘拾。我们在地头上站好,一人一耩,儿子在中间,我和妻子一边一个,并排往前摘。儿子干得挺卖力,他先是用一只手来摘,渐渐也学会了左右开弓,用双手同时摘拾。你别说,儿子那摸惯了键盘的双手摘起棉花来还真不慢。每一个落地花瓣儿,他都要弯腰拾起来,珍惜着父母洒下的每一滴汗水。一家三口,紧张而愉快地干着活,同时不间断地说着话。我对儿子说:“以你的学历,将来找工作混个媳妇似乎没多大问题了,重要的是要努力使自己有个大的发展,争取为国家为家乡做点事。”儿子认真地点点头。

第三天,我怕儿子太累了,坚持要他在家歇一天。反正家里已经有了电脑,一个人在家也不会寂寞的。儿子说:“不累不累,在外面劳心,回家来也轻松轻松嘛!”既然如此,索性就随他的便,也不好拂了孩子一片心。就这样,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带着露水下地,一块干到天黑才

收工回家。儿子在家住了五天,整整摘了五天棉花,一晌也没闲着。要说还真亏了孩子帮帮手,不然我们还真有点忙不过来了。

儿子回京之前,我和他一起到镇上,花二百元钱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。我开玩笑说:“人家雇人摘棉花每人每天拿20元,我雇你价格从优,加倍封赏,每天40元!”“那我明年还回来挣你的!”儿子愉快地开着玩笑。停了停,儿子若有所思,又说了句:“二老也不是小年纪了,明年我不想让你们再种地了!”儿子说的很认真,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光。我赶紧摆摆手,说:“那可不行,这地我还种熟了呢。国家发展农业,给这么多优惠。再说,你看我这身板,”我把胳膊一伸,“看这肌肉,有劲儿着呢!”儿子遂不由得露出笑容。

而今,儿子就要出国了去接受那“洋学问”了。但我相信,儿子飞得再高,走得再远,他那朴实、执着的品格不会改变,他对家乡的怀恋不会终止。

去吧,孩子,在家乡生根,就在遥远的地方开花结果吧。